

# 在死亡之中

*In the Midst of Death*

---

一个意大利哲学家关于死亡的沉思录

---

# 在死亡之中

*In the Midst of Death*

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
黄文君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5-4410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死亡之中 / (美) 布洛克著；黄文君译. — 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6.11  
(马修·斯考德系列)  
ISBN 7-80225-040-4

I. 在... II. ①布...②黄...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0468号

## In the Midst of Death

by Lawrence Sanders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  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6 New Star Press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谢刚 主持

## 在死亡之中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；黄文君 译

责任编辑：于彦琳

装帧设计：艾莉

责任印制：韦舰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降基大厦 100005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65270477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：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：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 × 1092 1/32

印张：6.125

版次：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225-040-4

定价：22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，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劳伦斯·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(1938 -----)

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，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。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，还跨越大西洋，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。

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，爱伦·坡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钻石匕首奖均肯定了劳伦斯·布洛克的大师地位。此外，他曾三次荣获爱伦·坡奖，两获马耳他之鹰奖，四获夏姆斯奖（后两个奖项都是重要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奖项）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系列：

马修·斯卡德系列：以一名戒酒无执照的私人侦探为主角；

雅贼系列：以一名中年小偷兼二手书店老板伯尼·罗登巴尔为主角；

伊凡·谭纳系列：以一名朝鲜战争期间遭炮击从此睡不着觉的侦探为主角；

奇波·哈里森系列：以一名肥胖、不离开办公室的、自我陶醉的私人侦探为主角。

此外，布洛克还著有杀手约翰·保罗·凯勒系列。

劳伦斯·布洛克生于纽约布法罗，现居纽约，已婚，育有二女。

# 1

十月份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渐入佳境。夏日最后的暑热已经过去，刺骨的寒冬尚未到来。九月下雨，下得还真不少，但是现在都过去了。空气比平常污染少了，而且现在的气温使天空显得更干净。

我在第三大道五十几街街口的一个电话亭前站住脚。一位老妇人在街角撒面包屑喂鸽子，一边喂，一边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我相信有一条城市法规是不准喂鸽子的。通常我们会在警察局里用这种法规向新手警员解释，有些法律你应该执行，有些法律你还是抛到脑后吧。

我走进电话亭。这个电话亭最起码有一次被人错当成公共厕所，因为两者都是拉开门就办事。还好电话还能用。最近公共电话大部分都能用。五六年前，绝大多数的室外公共电话亭

的电话都是坏的。看来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越来越糟。有些事的确是在变好。

我拨了波提雅·卡尔的号码，她的电话答录机总是在铃响的第二声就启动，所以当电话铃响到第三声，我就以为我拨错号了。我已经开始把“我打电话给她时她绝不在家”这事视为当然。

然而她却接了电话。

“喂！”

“卡尔小姐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电话里的声调不像答录机的录音带里传出来的那么低，声音中的伦敦口音也没那么明显。

“我叫斯卡德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过来见你，我就在附近，而且——”

“很抱歉，”她打断我的话说，“我恐怕不会再见任何人了。谢谢你。”

“我想——”

“请打给别人吧。”说完她就挂了电话。

我找到另一枚硬币，准备放进投币口再打给她，这时我改变了主意，把硬币又放回了口袋。我向下走了两个街区，又向东走了一个街区，来到第二大道和五十四街交叉口。我发现这里有家咖啡店的午餐吧台有公共电话，而且恰好可以看到卡尔小姐住的那栋大楼的入口。我把硬币塞进电话，拨了她的号码。

她一接起电话，我就说：“我叫斯卡德，我想跟你谈谈杰

里·布罗菲尔德的事。”

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她说：“哪位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我叫马修·斯卡德。”

“几分钟前你打来过？”

“对，你还挂了我的电话。”

“我以为——”

“我知道你怎么想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我真的很抱歉，也许你不知道，我不接受访问。”

“我不是媒体的人。”

“那你想知道什么，斯卡德先生？”

“你见了我就知道了。我想你最好见我一面，卡尔小姐。”

“事实上，我想我最好不要见你。”

“我不确定你是否有选择。我就在附近，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到你那儿。”

“不，拜托。”她停了一下，说，“你知道，我刚起床，你得给我一个小时。你能等我一个小时吗？”

“如果我必须等的话。”

“一个小时后你再来。你有地址吧，我猜。”

我告诉她我有，然后挂了电话，坐在午餐吧台旁，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奶油餐包。我面对着窗户，这样我可以看着她住的大楼。等我的咖啡刚好凉到可以喝的程度时，我看见了。她一定是在我们讲话时，就边换了衣服，因为她只花了七分钟便出门站在街头。

要认出她并不费力。有关她的描述——蓬松浓密的暗红色长发、高度——都可以让人一眼认出她。而她则以母狮子般的姿态，把描述与她本人连在一起。

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，准备在我知道她要去哪儿的时候跟过去。但她却朝着咖啡店走来。当她走进门时，我马上转身回到我的咖啡边。

她直接走向电话间。

我想我不该感到意外。有太多的电话是被监控的，所以任何从事犯罪或政治活动的人都知道应该注意，并把所有的电话都当作被监控的而依下列原则行动——所有重要或敏感的电话都不该在自己家里打。这里是离她家那栋大楼最近的公共电话，我因此选择了这里，她也因此来这里打电话。

我向电话间移近了一点，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但没有什么帮助。我看不到她拨的号码，也听不到她说什么。在我确认这一点之后，便付了咖啡和餐包的钱，离开那里。

我穿过马路走向她住的那栋大楼。

我其实在冒险。如果她打完电话便跳上出租车，我就会失去她的行踪，而我现在不想把她跟丢了，因为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她。我想知道她正给谁打电话，如果她去某处，我要知道她去哪里以及为什么。

但是我不觉得她会叫出租车。她没带钱包，如果她要去哪里，她可能得先回家拿包，然后把几件衣服扔在行李箱里带走，因为她已经让我给了她一个小时的活动时间。

于是我去了她住的大楼，并在门口看见了一个白发小老

头。他有一双诚实的蓝眼睛，颧骨上有很多红疹。他看起来对自己的制服感到很骄傲。

“我找卡尔小姐。”我说。

“她几分钟前刚离开，你正好错过了，绝不会超过一分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拿出皮夹很快地弹开，其实里面根本没有东西让他看，就连联邦调查局的新手用的识别徽也没有，不过这不重要。这只是一个你一旦做了，看起来就会像个警察的动作。他看到一闪而过的皮面，留下了足够的印象。对他来说，要求我让他仔细看证件可能是很不礼貌的。

“几号公寓？”

“我真的希望你不会让我有麻烦。”

“如果你照规矩来就不会。她住几号公寓？”

“四楼G座。”

“把你的管理员钥匙给我，嗯？”

“我不应该这样做的。”

“嗯，你想到城里的分局谈这件事吗？”

他不想。他只想要我死到别处去，不过他没说出口，而是把管理员钥匙交给了我。

“她应该几分钟内就会回来，你不要告诉她我在楼上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

“你不必喜欢。”

“她是位和善的小姐，一直对我很好。”

“在圣诞节很人方是吧？”

“她是个很和蔼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我相信你跟她的关系很好，但如果你告诉她，我会知道的，然后我就会不高兴，懂吗？”

“我不会说任何事。”

“你会拿回你的钥匙的，别担心。”

“最起码得这样。”他说。

我乘电梯上了四楼。G座公寓临街，我坐在她的窗口望着咖啡店的入口。从这个角度我看不见是否有人在电话间，所以她可能已经离开，很快地闪过街角并坐上出租车。不过我不认为她会这么做。我坐在椅子上等，大约十分钟以后，她走出了咖啡店，站在街角——修长、高挑而醒目。

而且，她明显地迟疑不定。她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，我可以读得出她心里的踌躇。她可能走向任何一个方向，但是不久，她很果断地转身，开始向我这边走回来。我吐了一口气，定下心来等她。刚才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屏着呼吸。

当我听到她插进钥匙开锁，便离开了窗口贴墙站着。她打开门，然后在身后带上，并且拉上铁栓。她很有效率地锁了门，不过我已经在里面了。

她脱下淡蓝色的风衣，把它挂在门廊的壁橱里。在风衣里面，她穿了一件及膝的格子裙，上身是一件剪裁讲究有领扣的黄衬衫。她有双非常修长的腿和一副健美的运动员身材。

她转过身，但是她的目光并没有扫到我所站的位置。于是

我说：“嗨，波提雅。”

尖叫声并没有真的传出来，因为她很快地用手捂着嘴止住了。有那么一会儿她用脚尖维持身体的平衡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后来她才把手从嘴上移开，重心移回到膝盖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屏住，她的脸色本来就很白皙，但是现在简直像是被漂白了。她把手放在心口上，这个动作看起来有点夸张而虚假。当她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把手放下，然后做了几次深呼吸：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

“你叫——”

“斯卡德。”

“你刚才打过电话来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答应给我一个小时。”

“最近我的表总是跑得很快。”

“的确。”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。她闭上了眼睛，我从靠墙的位置走出来，站在客厅中间距离她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。她看起来不像是很容易昏倒的人，如果她是，她早就倒下了。不过她仍然非常苍白，如果她真的倒下，我希望在她落地前能稳稳地接住她。她的脸色慢慢恢复，同时也张开了眼睛。

“我得喝点东西。”她说，“你要来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谢了。”

“那我自己喝了。”她走到厨房，我紧跟着，让她保持在我的视线之中。她拿出一瓶剩下五分之一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并

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黑梅花牌苏打水，然后往玻璃杯里各倒了三盎司。“不加冰。”她说，“我不喜欢冰块撞我的牙齿，但是我习惯喝冰的饮料。你知道，这里的房间都很暖和，所以室温的饮料都不够冰。你确定不也来点儿吗？”

“现在不要。”

“那，干杯。”她慢慢地一口把饮料喝尽，我看着青筋在她的喉咙浮动，一段长而可爱的脖子。她有着典型的英国人的皮肤，而为了覆盖她，可是需要不少皮肤。我身高大约六尺，她最少有我这么高，可能还比我高一点。我想象着她和杰里·布罗菲尔德站在一起，布罗菲尔德大概比她高四寸，高度刚好与她匹配，他们一定会是很醒目的一对。

她又吸了一口气，抖了一下，然后把空玻璃杯放进水槽，我问她是不是还好。

“噢，好极了。”她说。她的蓝眼睛淡得近乎灰色，嘴唇十分丰满但是毫无血色。我往旁边站，她从我身边走过进了客厅，臀部轻轻地拂过我的身畔。这样已经足够了，我跟她之间不能更近了。

她坐在蓝灰色的沙发上，从塑料玻璃茶几上的一个柚木盒子里拿出一支小雪茄。她用火柴点燃雪茄，然后指着盒子做手势要我自来，我告诉她我不抽烟。

“我换抽雪茄，是因为大家都不抽，”她说，“所以我就当烟一样抽。当然，雪茄比烟浓得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我举起钥匙。

“蒂米给你的？”

“他不想给，但是我没有给他太多选择。他说你一直对他很好。”

“我可是给足小费了，那个笨蛋小王八。你知道，你吓了我一跳，我不知道你要什么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，或者你是谁。说到这一点，我好像已经忘记你的名字了。”我又告诉了她一次。“马修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，马修。”

“你在咖啡店里打电话给谁？”

“你在那里吗？我没注意到你。”

“你打给谁？”

她用抽雪茄拖时间，眼睛里多了些谨慎。“我不认为我会告诉你。”她终于说。

“为什么你要控告杰里·布罗菲尔德？”

“因为勒索。”

“为什么，卡尔小姐？”

“你刚才叫我波提雅。或许你那样作只是为了吓唬我？警察总是直呼你的名字，表现他们的轻视，这大概可以给他们某些心理上的优越感吧。”她用雪茄指着我，“至于你，你不是警察，对吧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但是你也有点来头。”

“我以前是个警察。”

“哦。”她点点头，对答案很满意。“你当警察的时候就认识杰里了吗？”

“我那时并不认识他。”

“但你现在认识了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是他的朋友吗？不，不可能。杰里没有什么朋友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他没有吗？”

“几乎没有，如果你跟他够熟就会知道。”

“我跟他不熟。”

“我怀疑有谁会跟他很熟。”她又吸了一口雪茄，轻轻地  
把灰弹进雕花玻璃烟灰缸。“杰里·布罗菲尔德是认识些人，  
认识的还不少，但是我怀疑他在这个世界上会有朋友。”

“你肯定不是他的朋友。”

“我从来没说我是。”

“为什么你告他勒索？”

“因为这项指控是真的。”她浮起浅浅的微笑。“他强迫  
我给他钱，一个星期一百美元，不然他就找我麻烦。而当你考  
虑到男人们为了跟一个女人上床所愿意付出的庞大金额时，一  
星期一百美元并没什么了不得的。”她用手指指着她的身体。

“所以，我给他钱，”她说，“提供他要的钱，并且还提供我  
自己。”

“有多久？”

“通常每次大概一个小时。干嘛？”

“我是说你付钱给他有多久了？”

“哦，我不知道。大约一年吧，我想。”

“你来美国有多久了？”

“刚过三年。”

“你不想回去是吧？”我跨步走到长沙发那边。“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布下圈套。”我说，“照他们的方法玩，否则他们就把你当作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给赶走。他们是不是这样把你看死的？”

“真会用词，‘不受欢迎的外国人’。”

“他们不就是这样——”

“大部分的人把我当作大受欢迎的外国人。”她那双冷冷的眼睛质问我，“我不认为你对这点还有意见。”

她开始打动我了，这事儿让我很他妈的困扰。我不是很喜欢她，为什么她会打动我？我想起伊莱恩·马德尔曾经说，波提雅·卡尔的顾客名单中，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受虐待狂。我从不曾真正了解有什么事情能让受虐待狂得到解放，但是在她面前几分钟就足以让我了解，一个受虐待狂会发现，在这位特别的女人身上，他正好可以找到满足幻想的要素。而在别的方式上，她很适合我的口味。

我们来来去去扯了一阵，她一直坚持布罗菲尔德的确向她勒索现金，而我则不断试图跳过这段，弄清楚是谁说服她对他做这些事。我们没有任何进展——也就是说，我没得到我想要的，她也无处可逃。

于是我说：“听着，直截了当地说，勒索真的不重要。他是否向你要钱不重要，谁让你告他也不重要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在这里，小可爱？难道是为了爱？”

“重要的是，什么事能让你撤诉。”

“急什么呢？”她微笑，“杰里甚至还没被捕呢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没法顺利把这些事搬上法庭的。”我继续说，“你需要证据才能弄到起诉书，而如果你有的话，起诉书早该下来了，所以这只是中伤。但是对他而言，这是个棘手的中伤，他想摆平它。怎样才能让你撤诉？”

“杰里一定知道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只要他停止他所做的事。”

“你是指他和普杰尼恩？”

“我这么说了吗？”她已经抽完了她的雪茄，现在又从柚木盒里拿出另外一支，但是没有点燃，只是把玩着。“也许我并没指任何事情。不过你看看他的纪录，其实我挺喜欢这种美国风格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纪录：这些年来，杰里一直是个好警察，他在富理森丘有可爱的房子、可爱的妻子、可爱的孩子。你见过他的老婆和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也没有，不过我看过他们的照片。美国男人真是‘与众不同’。他们先给你看他老婆孩子的照片，然后再跟你上床。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现在没有了。”

“你还有的时候，会在外面花吗？”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但是不会到处给人看照片吧？你会吗？”我摇摇头。

“我就觉得你不会。”她把雪茄放回盒子里，伸了伸筋骨，打了个呵欠。“反正，他什么都做了，然后却带着有关警察多腐败的冗长故事跑去找特别检察官，然后开始接受报纸访问，然后他向警局告假。但突然之间，他却有麻顶了，他被控习惯性每周向一个可怜的妓女索取一百美元。这些事让你很疑惑吧？”

“这就是他该做的？叫普杰尼恩停手，你就会撤销对他的控诉？”

“我没说得这么直接，我说了吗？反正，不必你到处打探，他一定也知道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很明显，你不认为吗？”

我们又扯了一阵，还是没什么结果。我不知道我希望有什么结果，或者一开始我为什么要拿布罗菲尔德的五百美元。波提雅·卡尔被某人恐吓的程度，远超过我费心潜进她的公寓带给她的恐惧。这时候，我开始讲些没有意义的话，而我们也都注意到这些话毫无意义。

“太无聊了。”半途她说，“我要再喝一杯，你要吗？”

我想喝得要死。“不了。”我说。

她从我身边拂过，走进厨房。我闻到一阵浓浓的香水味，这个香味是不认得的。我想下一次我再闻到的时候，我绝对已经知道这是什么香水了。她带着一杯喝的回来，又坐回沙发。“真无聊，”她说，“你何不坐到我身边来，我们来谈点别的，或者什么也不谈？”

“你可能会有麻烦，波提雅。”